

人生况味

山下半日

■ 符志成

日子，有零碎的烟火、庸常的琐事，还有一些，不得不去做的正事，拼凑着过。山上守塔，山下守铺。无波澜，按着时辰，一步步挪过去。

早晨，天微亮，小城的暑气，在台风即将来临时，漫上院墙。我起得早，读高二的儿子起得更早。他已早早洗漱，收拾书包，出门上学了。妻子的房门还关着，屋里一片静寂，只有院里阿猫阿鸡的叫唤声。

简单洗漱，我下楼走进厨房。小电饭锅里，还有昨夜的残稀饭，我把它们倒进漏水的菜篮里，等会儿端去喂阿鸡几个。锅刷净，舀三勺米，用清水淘了几遍，放进电饭煲，加水，插上电，按下稀饭的档位。接着，又把旁边大一点的，功能单一的电饭锅，洗净，加水，插上电，按下煮饭键。之后，便是料理阿猫和阿鸡它们。诸事安顿妥当，推出院中的旧摩托，引擎一响，融进小城清晨的街巷。

晨间行人不多，风挺凉快，吹得人脑子清醒。老武装部门前，那家老店，落座，要了碗晚米粉，外加一小碟猪血肠。粉是本地米面，猪血肠朴实无华，没有精致宴席的早茶，粗茶淡饭，便是我的日常。半生漂泊，早年奔走于郑州、深圳、海口、儋州各处求学、谋生，见过闹市繁华，吃过四方珍馐，到头来，偏爱恋故土这一口粗陋吃食，回到了这里。

吃完早餐，我驱车去单位，去办公室，领去年签订的劳务派遣劳动合同。办公室很静，手续简单，在领取单上找自己的名字，打勾就行。接过那一纸合同，纸张寥寥，字句刻板。

摩托折返家中，进厨房，大锅水开了，小锅差五分钟，刚好可以均分了。一锅午间果腹，一锅留到晚上。

诸事皆毕，时间尚余，我点开工作站微信群，看群内闲谈行程，未确定出发时间，便在院中与阿猫戏耍。阿猫毛色杂灰，萌哒黏人，蹭着裤脚打转。

政协委员调研，发掘乡土文脉，是一件庄重且接地气的事。我当如是：灶头稀饭、市井米粉、闲猫起步，然后奔赴调研现场。

昌拱这里，有世人知晓的海南解放公园，当年渡海作战的壮士，曾血染这一片滩涂。今天调研海上运输交通站旧址，是在找寻当年琼崖革命的火种。我知道，它们曾在昌拱海岸飘摇生长。这些红色记忆，张志海与他们党史办的同志，一直在努力挖掘整理，只是一些珍贵的乡土遗存，还沉睡在野草与烟火之间，暂寻不着。

昌拱海上运输交通站旧址，静卧在海边村落里，不太起眼。驻村书记董招群在此等候，他是文学界的同仁，散文写得好，诗也不错。他细细地向我们讲述着这段尘封的旧事。他说，战乱年代，这一处海边据点，是西线重要的海上交通枢纽。当年先辈们迎着海风，顶着炮火，隐秘传递情报，转运革命人员，输送战备物资，在茫茫南海上，撑起一条红色生命线。

踩着海边粗糙的红土，我打量着斑驳的旧遗址。残垣无声，海风无言。岁月把革命故事埋进了沙土里，留存的史料零散残缺，如今需要一点一点地挖掘出来。

我们几位委员围站剖析眼下的难处。我们一致认为，红色文旅，最忌重外表，轻内核。这个交通站，当务之急是修缮房屋，整理景观。抢救整理民间口述史料，梳理完整革命脉络，复原简易场景，把这处偏僻旧址，做成有根、有魂的基层红色教育点位。毕竟，没有本土史实，没有乡土故事，终究是空壳。

临高角灯塔，是我们此行的第二站。一座百年老塔，立在海岸边，看尽潮起潮落，阅尽南海沧桑。我们寻到守塔人王建，听他闲谈几代守塔人的过往。数十年昼夜值守，孤守海岸灯塔，护航往来航船。没有惊天功业，只是一生坚守。

望着这座百年灯塔，望着远处无限的海峡。临高角有渡海作战的红色丰碑，这灯塔有百年海防、海洋科普的底色。一红一蓝，一史一景，两处绝佳的本土资源，偏偏长久割裂，互不关联。大好乡土禀赋，白白闲置。

调研结束，我心里难免生出几分感慨。我一介俗人，守着一份微薄差事，握着一支钝笔，奔走在临高的乡野海岸，做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，只能凭着本心，身体力行。

这个上午，晨起造饭，市井食粉，领取一纸用工合同，院中逗猫消闲；而后驱车下乡，踏遍红土海岸，摸排遗址民情，执笔整理文稿。这便是我半日的履职日常。

世人多爱宏大的口号，光鲜的名头。可我始终觉得，乡村振兴，文脉传承，从来不敢空谈。靠清晨的烟火，靠脚下的泥土，靠一趟趟下乡的脚步，靠一次次面对面的交谈，靠普通人一点一滴的身体力行。

窗外海风不息，故土尘烟漫漫。我不过这是方红土地上，一个步履缓慢、躬身前行的赶路人。余生无他，只管躬身笃行，步履不停。

清晨六点，我进入五指山山门，风卷起地上的几瓣香枫叶，在半空里打了转，而后，轻飘飘地落到我的裙裾上。想起前一晚在山下水满乡喝过的一杯青绿饮品，名为访秋。这名字让我心动，隔着山海，仿佛都能听见晚唐诗人李商隐（约813年—约858年）当年在岭南的吟咏（《访秋》）：

酒薄吹还醒，楼危望已穷。
江皋当落日，帆幄见归风。
烟带龙潭白，霞分鸟道红。
殷勤报秋意，只是有丹枫。

大中元年（847年）暮春，李商隐辞去校书郎的职务，随桂管观察使郑亚前往距离中原几千里远的桂林。于李商隐而言，这其实是一次贬谪。此时的李唐王朝江河日下，社会动荡不安，政治腐败，矛盾重重。李商隐也无端地被卷入牛（牛僧孺）李（李德裕）党争之中，他的处境极为尴尬，既是牛僧孺的学生，又是李德裕的老友王茂元的女婿，这使得他在政治上的行走极为艰难。被贬谪桂林半年之后，李商隐遥望北方故土，思念愈甚，面对岭南秋色，归帆隐隐，他想起家乡的秋天，于是，写了一首五律《访秋》，顾名思义，寻访秋天。

在秋天里寻秋，修辞上就极富韵味，也颇具李商隐诗的烙印——以象征与隐喻来表达内心的情感，含蓄深沉。这一点，从《访秋》首句便可窥知。诗中尾联“殷勤报秋意，只是有丹枫”点明了访秋之意，景中蓄情，意境寥廓，诗中未言思归，而归思随处可见。李商隐最爱秋里枫叶流丹那种明艳的红，这种红，他曾经在巫峡见过。所以他特地要登上山顶最高的楼，以便眺望浩荡秋色。山下，夕照余晖落到江岸上，江上白帆鼓着风，缓缓前行。天上白色流云浮动，和着落霞，装点暮归的鸟翅。然而，这些美，都比不得满山的枫叶流丹，如此绚烂。

此次到五指山访秋，于我本是一件私密的事情，但因为流丹的枫叶和思乡的李商隐，这趟旅程忽然间就热闹了起来，这热闹其实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秋色，它独属于海南岛。

山间飞瀑四溅，栈道上都是淋漓的湿意。水原本具有性灵：剔透、晶莹、活泼、流漾、随物赋形，却又不落什么形迹，灵黠妩媚。高大的香枫树倚着栈道，也不避了水意，鸟在枫叶间欢快地歌唱，仿佛应和这飞瀑的愉悦，并不显出北方秋天的忧伤。陶潜《读山海经》里说“众鸟欣有托，吾亦爱吾庐”，这话听起来就像他曾经在五指山的山间走过，全是无可辩驳的大实话。

海南的秋向来如此，山间万物生长，市井烟火稠密，从五指山的山间到海口的街巷，总是让人感觉奇特的辽阔辽远，天蓝着，枝叶绿着，而

山间的香枫和街头的凤凰树下，却是落英缤纷，红黄青绿交错，把整个秋天烘焙得像一杯上好的茶，诗意氤氲，除了添烦，还耐人寻味。它是古典的，蕴藉内敛。

风物与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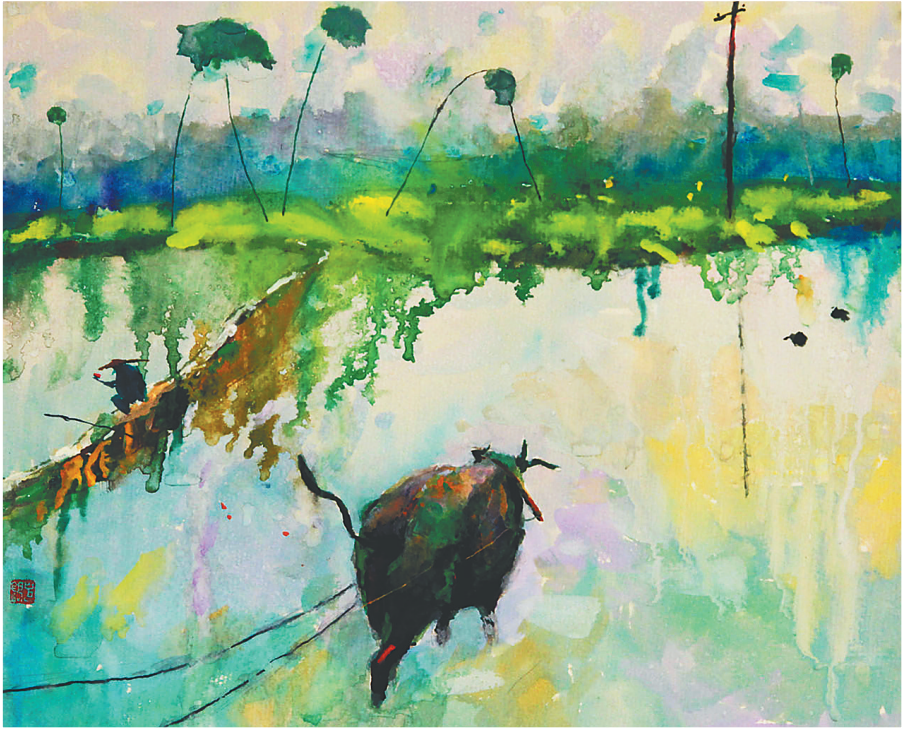
访秋

杨道

海南的秋天是另类的。它成于天然，一年四季的青绿于海南人而言，就类似于陶潜的“有托”说，但较之鸟兽巢穴，人的居所寄寓更多。海南的秋，似乎就是海南人自我构筑的精神旅程，在摹写、考索和一团矛盾中成为海南岛独有的美学图腾。

有时候，我觉得海南的秋天更像是《红楼梦》里的场景。簿册、焚香、茶烟乃至于歌舞，无一不是毕竟成空的警告，它们蕴藏于花红柳绿之中。原本海南岛的基因中就有强烈的草木意识与执迷的植物崇拜，与草木血缘亲近的秋天，会让人触发感动与快乐的神经，它将美丽付诸任何色彩，“千红一哭”“万艳同悲”“万绿同绽”同时攒到一起，这种情境不能不让人悸动。

在山间，秋夜里最可享受的，是秋虫的鸣声。帘内键盘声声敲击，窗外秋虫蛰蛰低吟，正好是一曲和谐的交响乐。姑姑、蛭蛭和油蛉，它们的合唱在海口这样热闹的城市里不大听得见，但城市有城市的风景，它是一种湿润的、近于低语的声调，尤其在雨夜里，疏雨滴胡同和蟋蟀的鸣叫声会从窗外传来，带着微凉，直触守夜人的胸腔。秋里的海口雨夜，总能滋生些诗意，长吁短叹来到窗前和阶上，丝丝入扣地演奏一节节的心事和茫然。海南岛上，每个角落都有



《甩尾巴的牛》水彩
刘克银作

一节间词话

掌心的星星

■ 李亚男

劝慰我，只是把这本写满批注的笔记放到我面前，轻声说：再试一次，我相信你。整本笔记被她细细翻看，红笔蓝笔交错标注，就连我作文里不通顺的句子，她都逐一修改，空白处还随手画上小小的笑脸鼓励我。后来我顺利考上大学，抽空回去看望她，她正低头伏案批改作业，眼镜滑到鼻尖，鬓角比从前多了不少白发。看见我登门，她笑着说了一句：我早就知道你可以通过。阳光落在她脸上的纹路里，暖意慢慢淌进心底。

风带着初秋的凉意吹过来，放学时我送孩子们走到校门口。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忽然折返回来，往我手心塞了一颗纸折的星星。她

椰影摇曳，我习惯在清脆的雨声里打听秋天的消息。海南今年的秋雨比较缠绵，在人行道上，在咖啡厅里，在卧室的窗榻下，或者在那盆快枯死的蔷薇花旁……海南的秋总是如此细腻，仿佛随时需要面对分离的忧伤，每一次道别的姿势和抖颤沙哑的再见都不太明朗，欲语还休，频频回首。

海南的秋总比别处来得缓慢，也内敛些。有月光的夜晚，走在路上能闻着花香，路旁的九里香都开了，素淡的白，花瓣都小，不喧哗，和它们细碎的叶子也是相映成趣的。椰子树的枝叶渐渐地有些黄了，有一些已经开始耷拉下来，但不会掉落地上。海南人都说，椰子树有灵性，椰子和椰子树的枝叶都不会随意往下落，怕是不小心砸了人。很显然，这是海南人心里的祈愿。

海南秋里的月光总显得清冷，在人头攒动的节庆里，它也不热闹，远远地在天上的一角挂着。人在月光下行走，影子都往前倾，似乎魂灵因此出了窍，也是十分的恍惚。夜渐深，我倚着老家二楼的廊前栏杆，看天上，一轮满月安安静静地悬在净空里。我想起小时候的某个中秋，父亲心里就托着这么圆的一个月饼，对着天上的满月，说月饼就是凡间的月亮，内里都装着嫦娥和吴刚的故事。

在海南访秋，类于诗中作画，需得实时移步换景，譬如五指山的秋里用色，皆是大面积青翠与大面积丹枫的铺陈，溪水留空处堆叠一些山石，像是美人脸上的朱砂，破了山间的单调，一种“空翠湿人衣”的诗人似的灵动，活泼泼地凸显了出来。

海口的秋，与五指山的明艳存着距离，它与北方的秋也是隔着千山万水的，西北的大漠，在秋里风是朔朔的刀刮过的刺疼，胡杨林像远古的塑像，就在大漠里立着，一种坚实的黑的力量。而在新疆，底色金黄，层林尽染，草原上的牦牛、水草甚至流水都能翻新出许多颜色，浓烈，奔放，往往前后都有喷涌的激情。而海口的秋，基本基调不是嚎啕大哭，也不是嘤嘤嚅泣。它老早就会给这个海岛上和物再三预告，然而当置身于热闹与缤纷时，似乎无人能够知晓：原本是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。

它是伤感的，浅淡，隐忍，欲语还休的伤感。从山间到城里的巷陌，海南的秋，像是一条丰富的活水，各种色调周流其间，生命的时针似乎移动得更沉稳，都朝向午后的晕沉。连天凝黛色，人在这季节里，容易感伤，磕头碰脑地把自己全撞裂了，觉得自己迅速地就到了中年。很多人赶着这个季节结婚，新娘的婚纱长长地拖到了地上，总想揪着秋的一点尾巴。

它是伤感的，浅淡，隐忍，欲语还休的伤感。从山间到城里的巷陌，海南的秋，像是一条丰富的活水，各种色调周流其间，生命的时针似乎移动得更沉稳，都朝向午后的晕沉。连天凝黛色，人在这季节里，容易感伤，磕头碰脑地把自己全撞裂了，觉得自己迅速地就到了中年。很多人赶着这个季节结婚，新娘的婚纱长长地拖到了地上，总想揪着秋的一点尾巴。

仰着头告诉我，老师，送给你，这个可以用来许愿。

我捏着那颗小小的星星，一下子想起毕业那年的自己。那时候我熬夜折了满满一瓶星星送给李老师，瓶身被我写上歪歪扭扭的“谢谢您”。她拧开瓶盖，一颗一颗慢慢细数，数到最后，眼眶红了，对我说这是她收到最好的礼物。

等到自己站上讲台教书育人，我才算真正体会到这份心意。礼物没有贵贱之分，里面裹着孩子最纯粹的真心。就像此刻我掌心这颗星星，个头不大，分量却格外实在。

办公室慢慢安静下来，台灯透出暖黄的光。我翻开孩子们送来的贺卡，有的画了个笑眯眯的老师形象，有的写下几句稚嫩的心里话，不少生字不会写，便用拼音认真拼出老师辛苦了。桌角放着一杯菊花茶，是课代表趁我上课的时候悄悄泡好的，几朵干花浮在水面，香气清淡柔和。

我想起王老师讲台上那只插着野花的墨水瓶，想起李老师深夜办公桌上常亮的台灯。原来一代代教书人，大抵都是这般模样，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，守着一方教室，借着点滴微光，陪着孩子们一步步往前走。

窗外的桂树被晚风拂得轻轻晃动，细碎花香缓缓飘进屋里。我心里清楚，等到明天晨光再来，教室里依旧会有新的趣事发生，温暖也会在师生之间不断传递。

曾经照亮过我的那些师长，把光亮送到我的路上。如今轮到我，把这份温柔继续传递下去。就像九月的秋风，携着花香缓缓穿行，一年又一年。这大概就是教师节最实在的意义，怀揣一份热忱，安稳坚守讲台，好好守护每一颗年少的心。

诗路花语

竹林里131号（外一首）

■ 钟少勇

二进三间四合院的百年老宅
青竹在风里摇曳
暗夜中的十二个年轻人
把油灯捻成破晓的火种
那些声音还活着
从长桌前出发
漾开一座岛屿

★得胜沙

暮色包围得胜沙
饱经沧桑的慈祥老者
已悄然入眠
梦回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
一片平沙的全科档案

东西走向的骑楼沿路撑开
一座旧城邦
这里曾是击退贼寇的
边疆海防
也曾是残留未盖章
报关单的口岸
而今走过服装批发一条街

在潮湿的盐蚀中
向海的方向
有人曾在斑驳的暗夜街角
默读南洋的信札
一半沉入陆地
一半浮出海上

月色庭院

■ 符海沧

八月，庭院没有桂花溢香。
谁在广寒宫不知疲倦挥舞着斧钺？
夜深了，月亮耐不住寂寞
从杨桃树梢窥探出头来
风一吹，抖落一池纯白。
静坐庭前，沐浴朦胧。
我总是时常归返，仿佛倦鸟般宿迁。
牵挂，不是冠冕堂皇。
当年院落种下的杨桃，
仿佛远方的思念在偷偷滋长。
父亲赞美过它的甘甜。
树下纳凉，他经常无言
缄默着几十年教书生涯的书声朗朗。
而今，只有我独坐。
旁边陪伴我的，是陪伴他一生的老旧自行车。
母亲，在夜的梦里歇息。
她从成家开始养着满院子的生灵；
她喂养着它们，她养育着一个家。
夜色中，一切的忙碌终会停歇。
时光里，摇曳的叶子总要飘落。
仿佛只有这月光和庭院永恒。
眼前的过往，无非是永恒里倏忽的点缀。
谁能在这匆匆的隧道里始终从从容容？

村里的伙伴

■ 莫春高

那一年
你送我到村口
满眼羡慕
我把乡愁装进行囊
从这城到那城

你留在村里
看燕雀衔泥
你偶尔来信
说我的双亲
站在村口，眺望远方

那一天
你的儿子进了城
满脸幸福，圆了你的儿时梦

若干年后
你会不会站在村口
如同我的双亲
念叨儿子的小名



投稿邮箱 hnrzpb@163.com